

龙骧子新派奇情武侠系列①

上



逍遥花主

东52A-2

44188

XY
:1
C-2

22

逍遥花主

(上)

龙骧子 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诡谲的长白天池，侠女兰芝踏水而出，诛杀天池怪兽——避水龙，取出其内丹避水丹。群豪争丹，杀得天昏地暗，而灵丹却被千年铁线毒蛇得去，从此种下了造就一代武学奇才的业因。

有子名逍遥，花儿堆中为乞，偏获倾城佳丽青睐！剑魔官公主上官婵娟认定小乞儿为梦中情郎，苦追花儿，竟使其跃崖坠入无底天湖之中，被水中千年铁线毒蛇盘缠吸血，将含有避水丹的血液吐回少年体内，使逍遥浪子在水中视物如陆，观武林人物内电般出手若蚯蚓在爬，信手击出，毁武林大豪于举手投足间……

逍遥浪子孤身涉险，潜入九龙潭，巧获兵中之王——蝉翼千叶剑，并因潭中九成之象栩栩如生而受启迪，创出逍遥无止玄功，每发掌必有九条神龙幻像自其掌心劳官穴飞出，所向无敌，自此立于不败之地，成为旷代武学大宗师。

逍遥浪子人虽木讷，却深得女人欢心：先是在巨蟒盘缠下与义姊兰芝结成连理，又在白云庵中仗义救美尼惹动孔翩翩思凡之心，再加上誓死寻梦郎的婵娟侠女，一龙三凤终成伉俪，携手走江湖，笑傲宇内。致使御棺而飞行的巨魔伏诛；特蛊毒横行的邪教被其扫穴犁庭……

本书乃“奇遇大王”龙骧子先生震古铄今之作。先生深谙读者阅读趣味，想象神奇，情节曲折，笔下妙趣横生！读者一旦捧读，如身入探险迷宫，奇观异景，美不胜收，终卷品之，绝对过瘾！

目 录

- | | | |
|-----|------|---------|
| 第一章 | 人形芝果 | (1) |
| 第二章 | 浪子得名 | (2 9) |
| 第三章 | 荡妇淫娃 | (5 6) |
| 第四章 | 红尘童子 | (8 6) |
| 第五章 | 梦中奇缘 | (113) |
| 第六章 | 石龙血浆 | (139) |
| 第七章 | 活人自祭 | (166) |
| 第八章 | 人蛇大战 | (193) |
| 第九章 | 逍遥无敌 | (220) |
| 第十章 | 千年冰蚕 | (247) |

- | | | |
|------|------|-------|
| 第十一章 | 威震群凶 | (273) |
| 第十二章 | 神秘少女 | (301) |
| 第十三章 | 生切活人 | (329) |
| 第十四章 | 玄玉秘籍 | (357) |
| 第十五章 | 赌酒啖冰 | (384) |
| 第十六章 | 易钗而弁 | (412) |
| 第十七章 | 媚女媚药 | (440) |
| 第十八章 | 雪荷玫瑰 | (468) |
| 第十九章 | 金蛇银狐 | (496) |
| 第二十章 | 脱胎换骨 | (524) |
| | | |
| 第廿一章 | 乾坤双奴 | (557) |
| 第廿二章 | 臭屎大阵 | (580) |
| 第廿三章 | 暗器之王 | (607) |
| 第廿四章 | 力斗蛊毒 | (634) |
| 第廿五章 | 武帝遗宫 | (661) |

第廿六章	万蛊至尊	(688)
第廿七章	血影神功	(715)
第廿八章	悲惨身世	(742)
第廿九章	万蛊毒池	(770)
第三十章	浪子逍遥	(797)

第一章 人形芝果

风瑟瑟，秋萧萧，银汉灿烂，新月如钩，暮霭冥冥，仲秋长白山天池之夜，倍感神秘莫测。

缥缈的雾岚笼罩着湛蓝若镜的天池水面上，愈加诡谲神秘莫测，静谧之中透着恐怖。

峭壁如削，倒映水中。

天池右侧水面上，忽然泛起阵阵涟漪，一圈圈荡漾开去，瞬息湖光因之激滟。

血！殷红的血！从水底汨汨冒出。水花翻滚，血色渐浓。

一股如缸粗带血的水柱冲天而起，水中随即浮起一庞然大物，颈、背、胸三处血流如注，喷射到水面上哗然有声。

与此同时，怪物旁侧水花一翻，一柄耀目利剑出水，剑尖指天，碧绿色的剑气砭人肌肤，犹若当空划过一道利闪。

一双纤纤玉手握剑出水，十指似春葱，臂如莲藕。天池水面陡然艳光照人，持剑出水之人好一张俊面，眉含青黛，眸胜秋水，只是额头略显大些，不过这样越发显得聪慧喜人，因为天庭饱满是智慧的象征。

只见她提气升出水面，双足踏水，婷婷而立，俨然仙子凌波。她身着蓝衫，双手持剑，剑刺青天，举于眉间，抱元

守一，如临大敌。

“何方野丫头？竟敢毁掉老夫坐骑避水龙，快快报上师承名讳。”话声来自四面八方，群山回荡，天池水面因之荡起波纹。

好精湛的内家玄功！

蓝衫少女伫立于水面上，唇齿不启，却已发声道：“白头居士，你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不谢本姑娘救命之恩，反而叫嚣什么？”

“胡言乱语，小丫头，你杀死老夫的避水龙，怎称救老夫一命，岂不是天大的笑谈！”

“白头居士，你数十年足不出白头山，只知苦练素月神功，现在功成破关，身怀足以睥睨天下的绝技，却不知大祸早已临头。”

“姑娘能道出老夫的名讳，又知老夫所习的是素月神功，且小小年纪以内家玄功用腹语讲话，难得难得。相反，老夫这么久未看出你的师承，岂不惭愧！”

“前辈此言差矣！”

从“野丫头”、“小丫头”到“姑娘”换来一句“前辈”，这便是没有春风，难得秋雨，若要人敬己，必先己敬人。双方言语渐趋和悦。

“姑娘何言‘差矣’？”

“前辈不必惭愧，因为我与师父从未足履江湖，只是师父最近心绪不佳，曲指卜一卦，知前辈有难，特遣弟子搭救。”

“老夫何难之有？即便有难，救老夫反毙老夫避水神兽，这又是为何？”

“神兽无罪，怀毒有罪。”

“此话怎讲？”

“避水龙体内已被人种下化功蛊母，不杀它将殃及前辈！”

“何人谋害老夫？”

“万蛊至尊暗下毒蛊。”

“因何害我？老夫久已不涉足红尘世事。”

“前辈无罪，怀璧有罪。前辈虽想跳出三界外，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徒奈其何！”

“他要夺《素月真解》？”

“非但如此，他还要巧夺前辈近一甲子修行的素月神功真元。”

“何以为证，怎能让我相信？”

“这很简单，前辈请看！”

蓝衫少女言毕，蓦见剑光暴涨，如飞虹掣电。剑气掠过神兽避水龙尸体，她亦悬身飞掠，只交睫间，一切静止，姑娘宝剑业已归鞘，人亦掠到天池右侧山头上临风俏立。

“好俊的‘浮光掠影’！姑娘方才谬诩老夫的素月神功睥睨天下，如此轻身功夫才是睥睨天下的！”白头居士由衷赞道。

蓝衫少女摊开一双玉手，手上猛然毫光四射，一黑一白两颗熠熠闪光的珠子在她掌心直打转转。

“白头居士，这黑珠便是万蛊至尊的化功蛊母，白珠乃避水龙百余年修得真元再加近日化来你的素月神功真气所凝结的。”

“姑娘，你怎对此了若指掌？”

“家师用先天八卦所卜。”

“此言玄虚。”

“绝非戏言！”

“姑娘可否告知师承？”

“没这个必要，家师曾言不到万不得已时不可说。”

“老夫不敢奢求，既然女侠不肯说，我也不便再问。蒙女侠相救之恩，目下不敢言报，它日有用老朽之处，定效犬马之劳。”

“白头居士，我理解你的心情。这两颗珠子归你，化功蛊母丹虽能害人，但我相信你的为人。这颗避水龙留下的避水丹，吞服它不但可助长一甲子功力，而且入水能捉游鱼，与蛟龙比水性，故此乃武林又一至宝，此丹含你功力，又是你的避水龙‘炼己’而成，自当归你。”

蓝衣少女话落内力微吐，两颗丹丸飞向天池水中的白头居士。

蓦然间，一道青光掠过，掠走了丹丸！

蓝衣少女身发若箭，衔尾追去，其疾逾电。

天池左侧水面，水花一翻，一条白光电射而出。

三团光影，一青、一蓝、一白，如轻烟三缕，围天池疾驰，人目满眼三团光影，根本分不出人影形象来。如此轻功，堪称惊世骇俗。

蓝衫少女用腹语传音问道：“何方朋友，怎可贪心染指避水丹与化功蛊母丹？”

青衣人连声喋喋怪笑后，道：“小毛丫头，化功蛊母丹本来就是老夫之物，物归本主，你怎枉称‘染指’？岂不笑煞老夫。”

蓝衫少女强忍心中怒气，为不失礼仪，勉强开口叫了声：“前辈，莫非您就是万蛊至尊大驾亲临？”

“毛丫头，你没资格盘问老夫，老夫更没有告诉你的必要，

你只有准备死吧！成我事者昌，败我事者亡。这是本门历来对世人的规矩。”青袍老者虽在放足电射，但中气充沛，每字皆铿锵入耳，显见其功力之精深。

蓝衫少女不怒反而嫣然一笑，首次不用腹语开口道：“大言不惭，亏你脸皮老讲得出口，取本姑娘性命你还不配！”字字如珠落玉盘，悦耳至极。但这几句话听在青袍老者与白头居士耳中，都颇觉不受用，似乎每个字都生了魔力一般，字字震动心脉，又如根根无形的针刺在他们的耳鼓上！

青袍老者惊问道：“丫头，你与造化仙翁有甚渊源，怎么会他的天罡吐音神功？”

蓝衫少女闭口用腹语道：“算你有见识，本姑娘确曾修练过天罡吐音神功，但我不想以此神功伤你，体恤上苍有好生之德，免去天池附近生灵遭池鱼之殃。”

“城门是要失火的，但惹火烧身的是你，受池鱼之殃的是那白头老鬼。”青袍老者色厉内荏接着道：“小丫头，你与造化仙翁到底有何关系？如是他门人，本尊者免你一死。”

蓝衫少女加快脚步，如飞弹纵，边提气用腹语道：“徒逞口舌之利，何不停下一战，总比大言典颜望风而逃要强得多。”

青袍老者诡辩道：“并非老夫怕你，如若老夫停下岂不要受到你与白头老鬼的联手攻击，在飞奔中将你们各个击破，才可谓有勇有谋。”

他们在对答间，已围天池奔射十周以上，如此速度，不次于流星破空，闪电经天！

蓝衫少女见青袍老者依旧奔射如故，她全力展开身法，怎奈双方功力半斤八两，始终保持原有距离，看来在轻功造诣上，他们本属伯仲之间。

追了一阵子，蓝衫少女见一时半刻难以追及，秀目一转，灵光在脑中闪现，她以传音入密朝白头居士道：“白头居士，你回身反方向拦住他，晚辈自后追击。”

白头居士闻言凌空拔起七丈有余，旋身朝后掠去，白衣飘飘，宛若一朵白云，扑向青袍老者。

青袍老者不知其变，正围天池飞速弹射，转至一周时，陡觉头上劲风猎猎，仓促间本能地全力拍出三掌。

白头居士双袖以素月神功拂出，飞袖流云，狂卷而至。

空气中暴响连声，两股真气当空相挤，气浪层层，翻卷之处，波及池水山石，水翻石飞，好不骇人。

青袍老者被阻住身形。白头居士翩然落地，双袖又告拂出，劲气如潮，滔滔压来，十成素月神功岂容小觑。

青袍老者正待还以颜色，但觉身后风声有异，知是蓝衫少女已赶至出手，他对白头居士无所顾忌，但对蓝衫少女却忌惮三分，故此施展一式奇幻身法，飘出了丈外。

蓝衫少女如影随形，劈面又是一记迅猛凌厉至极的劈空掌。

掌风掠处，草偃枝断。青袍老者被震退七步，嘴角已沁出两缕殷红血丝。他那满头白发根根竖立，一脸皱纹痉挛抖动，似是爬满一条条蚯蚓在脸上。他挟怒徐徐抬起指瘦如钩的双爪，蓄足内力，准备反扑。

白头居士冷眼相观，以他在江湖中的名望与辈分，当然不能与晚辈联手对敌。

一声恐怖至极的笑声从天际飘来，恰似幽冥世界靡靡之音：“哈、哈、哈……蝶飞尊者，你竟被个名不经扬的小娃娃击败，这跟头你栽得可不小，把你师父万蛊至尊脸上的光都

丢尽了。蝶飞尊者，你不要再往后退一步，低头看看脚下，那是本宫使者划下的禁区，越境者死！”

青袍老者闻言一怔，双爪停在胸前，垂首斜睨地上，见脚旁插着一面白色的三角小旗，旗上赫然绣着两根交叉的枯骨与醒目的三个红字——“生死界”。

月辉清冷，这面怪旗更增添阴森栗人的气氛。

蓝衫少女早藉月光星辉看清那面小旗，她视若无睹，纤臂轻扬，玉手一指青袍老者道：“阁下原来是万蛊至尊门下蝶飞尊者，久仰！姑念你名且不恶，亦无恶迹，赦免你一死，快将化功蛊母丹与避水丹交给本姑娘。”

蝶飞尊者仰天狂笑道：“痴人说梦，岂有此理。你可曾见过吃下肥肉又吐出的人？现如今敌环视，看来本尊者只有违师命吞下避水丹，此乃通权达变，权宜之计！”他觉得因违师命内心惶惶不安，故此口中自语着。说话的同时，他伸手入怀，掏出那颗避水丹，准备纳入口中，以期瞬间激增功力，不仅自保有望，且可战胜强敌。

试想，蝶飞尊者本已有半百修为，再增一甲子功力，那还了得！

避水丹的香郁之气随风飘入蓝衫少女与白头居士鼻中，二人虽离蝶飞尊者近在咫尺，想阻止却无能为力。

天华物宝，各有其主，福禄机缘更不可强求。难道蝶飞尊者该得此丹？就在那粒母丹刚到他的嘴唇边缘之际，蓦然一条黑线从他唇齿旁飞速闪过，坠地才看清是条千年铁线毒蛇。蛇口中正衔着那颗避水丹。铁线蛇落地，三人齐朝它奔去，但那东西滑得很，只一蹿便逃入天池水中。

三人暂忘相互之间的敌意，望着天池兴叹，皆感无所逞

其技。因为铁线蛇非比避水龙庞然大物，入水易寻。那条灵蛇既得避水丹，一旦入水，找它无异于大海捞针。想来那极具灵性的小东西可能是被避水丹异香所诱，才蹿出来吞丹而去。

白头居士顿足大怒道：“蝶飞老儿，你还老夫避水丹来！”话止欺身而上，一式“笑指南天”，指影如山，罩住蝶飞尊者。

蝶飞尊者见对方十指瞬间化做如玉莹白，心下大惊，情知不妙，立展奇幻身法，诡谲地闪了出去，同时双手连扬，打出数十枚蝶飞蛊毒镖。

刹那，漫天彩蝶飞舞，将白头居士团团围住。

这蝶飞蛊毒镖与真蝶酷肖，有翅有翼，翩跹飞旋，久不坠地，枚枚蝶蛊回旋划弧，弧中套弧，令人防不胜防。数十枚蝶蛊一齐发出，其威力可想而知。蝶飞蛊毒镖本是蝶飞尊者赖以成名之物，如今他审时度势，孤注一掷，将看家宝物倾囊施展出，大有黔驴技穷之象。

白头居士见机不妙，猛吸一口真气，贯注双袖，连连拂出，劲气排空，将那群蝶蛊迫开在三丈外飞旋。但那蝶蛊非但历久不落，且愈来愈快，劲力随飞势加强，大有欲破白头居士护体真力而入之势。

蓝衫少女静立天池岸畔，眼望池水，背对战场，视身后两大当世绝顶高手相搏如无物。那份傲气、威严无与伦比。

漫天的彩色蝶蛊愈飞愈快，到后来竟带起尖锐的啸声，蝶圈距白头居士身前距离也在不断缩小，三丈、二丈五、二丈、一丈余、一丈内，堪堪已欺身前咫尺之地。此刻白头居士虽在不停地以内家真力发劈空掌，但其元气殆尽，额头鬓角已汗珠晶莹，面色彤红，显然已至强弩之末。

蓝衫少女此刻依然如故注视天池，头也不回道：“二位还不住手，你们忘了有强敌环视，难不成你们甘心欲做鹬蚌？”

天际飘来一阵冷笑，笑声令人浑身寒栗，良久之后，那声音冷傲之极地自幽远处袅袅传来：“姑娘此言所指本使者要收渔人之利，其实大谬不然，本使者无需他们灯尽油干，连你在内，本使者只需举手投足间便可毁掉你们三人！”

“龟缩的匿影藏形者兀自夜郎自大，岂不可笑！”蓝衫少女话声中已凌空遥遥朝五丈外的那枚三角小白旗抓去。

“哧、哧……”破空之声不绝于耳，五缕指气呈五色齐射而出，流光溢彩的刹那，那枚小白旗已到了姑娘玉掌之上。

“玄阴断魂指！你……你不是造化仙翁的弟子，莫非与北坤罡斗宫有过密的渊源？”姑娘，围天池岸畔所有地域都已划为我们剑魔宫的禁地，想要生离此地难比登天，但姑娘只要道出师门来历，本宫是不会为难你的，无论令师是造化仙翁或是北坤罡斗宫主，都不是我们剑魔宫欲树的强敌。”此次出言者已不是先前那人，语气中阴森怖人气氛荡然无存，但中气却也充沛，声若洪钟。

“流云使者，你为剑魔宫丢脸。有首座使者老夫在，岂容你讲话，且讲出来的都是些丢人现眼的拜年话，老夫替你齿寒。”阴阳怪调的剑魔宫首座使者话锋一转又道：“野丫头，你是造化仙翁传人也罢，是北坤罡斗宫主玄阴圣母弟子也罢，你拔了本宫行走江湖的禁区标志‘生死令’便死定了，就是造化仙翁与玄阴圣母齐来也救你不得！”

蓝衫少女冷冷一笑道：“‘剑魔宫’，凭这几个字还不配入本姑娘耳中，更无从谈起性命之忧，你们这些魔崽子倒要考虑一下葬身之地是否选在这长白山上。”

姑娘不用腹语，开口以天罡吐音神功讲话，天地顿时为之变色，就连正斗得生死立判的蝶飞尊者与白头居士二人均为之慑魂驰魄，待到姑娘说到最后四字“长白山上”时，凭他们半百以上的修为都已有些消受不了，双双停手罢战。数十枚蝶蛊飞回到蝶飞尊者手中。

幸亏蓝衫少女及时住口，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丫头，你死定了！”声落从一座山峰上冉冉飘来一物，虽在夜色中，却也朱红醒目。顷刻那方方正正的朱红东西飘到山腰，现出了清晰轮廓，竟是一口红漆棺木！

蓝衫少女柳眉倒竖，玉手按在肋下剑柄上，那柄宝剑立有龙吟之音隐隐传出。剑未出鞘先有音征兆，此剑定是旷世神兵利器。

白头居士方自平定喘息，蝶飞尊者亦因方才剧斗真力消耗过度而汗渍才消，此刻他们见到那刺眼的棺木停落当场，均骇然色变，齐转身作势，准备搏击。

蓝衫少女娇面微愠道：“剑魔宫的鼠辈弄什么玄虚，何不敢现身一战？倒是聪明得很，未雨绸缪，先准备好后事，备下了灵柩。”

“丫头眼害盲疾，但已无机会再医，老夫就在你面前三丈之内，你还是乖乖跪地叩首，求本使者赐你全尸。”

“尸”字甫落，棺木向前滑进丈余，已欺身蓝衫少女身前两丈以内，卷起狂飙，挟着阵阵令人作呕的朽尸气味袭向少女。

蓝衫少女粉面生愠，朱唇开启，猛喝道：“慢！你可是那羞日棺中人史龙？”她开口施展天罡吐音功的同时，宝剑出鞘，龙吟阵阵，碧闪连连，绿色的剑芒犹若蛇信，伸缩游移，竟